



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。

□高杰

从烟台福山走出的王懿荣被誉为金石大家、“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”，他忠心抗敌、毁家纾难的事迹也彪炳史册。

王懿荣，字正孺，晚号养潜居士，祖父王兆琛，进士、翰林，山西巡抚，父亲王祖源，拔贡，四川按察使，金石学家和收藏家。清代道光三十年，5岁的王懿荣在本族长房房舍“有棣堂”读书，“有棣堂”又名“遗书楼”，是王氏家族藏书场所。咸丰九年，王懿荣随母进京，拜礼部员外郎周孟伯为师。周孟伯博闻强识、著述宏富，对王懿荣影响深远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英法联军在山东占据烟台、荣成，王祖源当时在兵部任主事，请旨后回籍办团练。王懿荣随父到济南，入泮源书院深造学习。28年后，王懿荣金榜题名，重回济南作诗追忆：“先君到处留诗墨，重对湖山泪满衣。”

同治元年，王懿荣第一次参加乡试，落第。这一年，王懿荣与黄兰完婚，黄兰是黄宗敬长女，为人温柔、大方。黄宗敬是蓬莱人，因捐办天津海防，朝廷嘉奖，给一补官名额，黄宗敬将此殊荣给了贤婿王懿荣，于是王懿荣被吏部签分至户部任额外主事。

王懿荣酷爱古彝器、碑版、图画之类的古籍文物，常到市场淘宝，贤妻黄兰总鼓励他买回来。因家徒四壁，黄兰将自己的衣服、饰物拿去典质，也毫不吝惜。

光绪五年，35岁的王懿荣第八次参加乡试。本次乡试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缪荃孙，他慧眼识人，以伯乐之才，将王懿荣从千人中挑选出来。光绪六年，王懿荣参加庚辰科会试，中一百五十六名贡士。王懿荣参加复试，中钦定第一等三十五名。复试阅卷大臣徐桐，曾是同治皇帝师傅、内阁学士，他对王懿荣文章的批语是“鸿文无范，旷世逸才”。

复试之后是殿试，王懿荣中二甲第十七名，赐进士出身。王懿荣的策文确有见地，慈禧阅后，叹为奇才。传胪典礼后，王懿荣考中庶吉士，这一年同时考中进士，又考入庶吉士的还有他的族叔王乘燮、叔伯舅舅谢隼杭，“福山一榜三翰林”成为当地科举佳话。

王懿荣出身官宦世家、书香世家，留下《偶感》《第四子崇煊》《病起即事书示同人并索和诗》等诗作百余首。王懿荣还是晚清著名书法家，在清末有“翁（同龢）、王（懿荣）、何（绍基）、戴（彬元）”书法四家的声誉。

王懿荣酷爱金石，在古物鉴赏与收藏界名满京城。光绪六年他中进士不久，朝廷恩准省亲，他回乡祭祖。在家乡收藏到宋拓《太清楼书谱》，从蓬莱收藏到出土汉琴亭侯国刻石、书画、砖瓦；路经陕西，买到隋文帝开皇铜牌；在西安

城隍庙，他买到明初刻印的《元史》残本、元刻本《古今均会》；在四川买到元本《宋相臣传》及《王渔洋诗稿》。他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请，写下为大朗和尚封号碑一块，该碑文600余字，高3米，现存于四川龙藏寺。从四川返京时，王懿荣在长安买到古彝器和一把古剑。可见王懿荣收藏古物，痴迷至极。

王懿荣著有《汉石存目》《南北朝存石目》。《汉石存目》收集刻石、石阙、石碑，及记、碣、铭、颂、墓表等，该书曾被鲁迅先生抄校，完整的抄本手稿现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；《南北朝存石目》从同治元年开始编撰，到光绪七年成书，历时19年。王懿荣的著述还有《求阙文斋文存》《晚清二十三家藏器目》《天壤阁瓦当》等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，王懿荣因勤勉王事、终日劳碌，又因其弟王懿荣英年早逝，而过度悲伤、卧病在床。翁同龢领旨带太医为王懿荣号脉，诊断为重伤寒，太医开方，药房抓药。王懿荣发现在一味叫“龙骨”的药材里，其中两片上面有清晰似篆似籀的刻划。他让家人快到药店将龙骨全部买下，翌日，王懿荣不顾病体，再次亲临药店，嘱咐掌柜，龙骨要完整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并留下银子作为定金。王懿荣还嘱托收藏家孙桂澄多搜集青铜器上的铭文拓片。

王懿荣翻开史料典籍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几块龙骨上的刻划，突然他从拼成的小碎片上看了出来，“雨”字，多么形象的字呀！那是祭祀的人在求雨呀！他高兴万分，找到字啦！他一边喊，一边顺手拿起拼凑的“雨”字，兴奋地问，你们说，这是什么字？人们正一头雾水时，他把脸盆里的水哗哗地朝天扬去，以示“雨”字！这时家里人才明白过来！紧接着他又从拼凑的龙骨辨认出“日、月、山、水”等字。

一连几天，王懿荣翻遍了史籍及青铜器上的铭文拓片，从《周礼·春官》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得到了启示，原来这“龙骨”上的刻划就是上古之人用来占卜的龟版，是殷商王朝宫廷档案。三个月后，潍县（今潍坊）古董商人在河南安阳收购了四十二片甲骨，送到北京。王懿荣见到这批甲骨说，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，并以一片二两银子全部收入，王懿荣进而确定其为商代文字。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，一扫当时学术领域中存在的对夏商周三代的疑古之风。王懿荣因此被后人尊称为“甲骨文之父”和“甲骨文的开山宗师”。

光绪二十年，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王懿荣看到战火蔓延到自己家乡，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，以御倭寇。光绪二十一年，王懿荣奉旨火速奔赴登州。王懿荣一行来黄县看过团练队伍操练后，甚为满意。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时，王懿荣题写《郛城夏公辛酉西堂庚堂德公碑》碑文立在蓬莱阁上。莱阳知县对王懿荣回乡抗倭十分敬佩，将珍藏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宝刀赠给他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王懿荣接到上谕：“和议已定，勿庸招募，著即回京供职。”王懿荣回福山安排家事，向母亲禀告，朝廷批准部拨省库银二万五千两，分文未动。户部拨银二千两已筹办团练花光，自己还搭上白银五百余两。他认为钱虽花，但终未能为国出力，仍要自己筹资，将户部二千两银两全部上缴。此举深得母亲支持，王懿荣母亲变卖祖上房产一处，拿衣裳、钗钏来典售，帮助儿子弥补银两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慈禧授王懿荣团练大臣，保卫京城，王懿荣昼夜擘画、日无暇晷。七月二十日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东便门，王懿荣指挥团勇顽强抵抗。之后城破，王懿荣跳井以身殉国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，王懿荣灵柩运抵烟台，安葬于福山。自此，被誉为“一代宗师”“甲骨文之父”的王懿荣就长眠于故乡的崇山峻岭之中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明代举人张启元峰山记游

□赵瑞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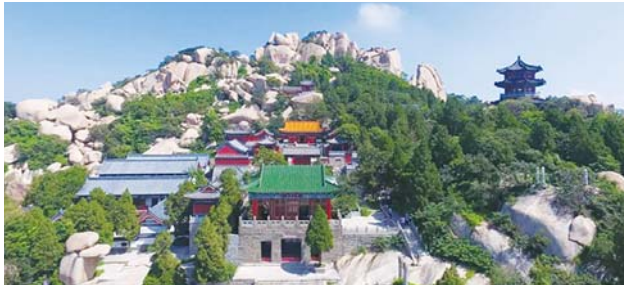
张启元，字应贞，号文峰，明代江西龙泉（今遂川县）人，举人。张启元曾任山东滕县（今滕州）知县、南台御史、福建道监察御史，著有《务本录》《宗范》《宗谱》《明光起草集》。

明代嘉靖三十一年，张启元在乡试中举后，即于当年秋天从家乡启程，前往北京，准备参加次年二月举行的会试。经过长途跋涉后，他于当年十月进入山东境内，并走山东中路至邹县（今邹城市）。张启元在此停留数日，他拜孟子庙、观孟母“断机祠”及述圣书院，还游览了峰山。

峰山在邹县东南三十里，“盖古今一名胜也”。张启元因前人的记叙，对峰山非常向往，因此趁此机会前往游览。

与张启元差不多同时代的人，来游峰山的，已有景昞、于慎行、王思任、文翔凤等名家，并且都写作峰山游记，或详叙登山见闻，或借登山而寓感慨。明清两代来登峰山的人，多是从山东面盘旋而上，张启元的登山路线也是如此。

据《游峰山记》记载，张启元“自城中越三十里，始抵峰山山麓纪王城”，即自此“骑行石齿间六七里，山渐深，草木泉石渐幽”。初至山伯洞，张启元描写道，“其草多竹，其木多桐、楷，多松；其鸟多画眉，似瓦雀，微文而善鸣”，这里“有屋数椽，曲折依崖壁为栏楯，如蜈蚣缭绕乃能出户牖。门前一径，路分两歧，由东入纪王城，西则二郎官、金仙庵也”。



张启元“循山走北转东约三里，有朱膝桥丽石嘴间，状若赤虹。攀跻而上，自小门入，绿窗穿云，碧瓦咬雨，四壁无尘。一间如画栋，为静石庵。”东行约一里，见到一石，形状颇怪特，上面皆是凤篆“蝌蚪文”，当地相传这是秦始皇“纪功石”，不过张启元对此存疑。

爬山时峰回路转，有超然亭，张启元说：“中置花石案，光如镜，细腻无剥蚀，叩之有戛玉声。”“亭北有泉，自石罅泻下，浸为小渠，乃溢南流，伏行亭底，至前渚为大池。中有小石蟹、水松、菖蒲者，为源头活水。”

再往北行，有孔子洞，张启元说，“书案无存，尚有石刻之像可观也。”“越如舟石，引白龙洞，有小石桥，仅可步。相扶携而始上者，为停驂处。有松，立者如人，卧者如蚪，直者如幢，曲者如盖。”

张启元又往东行，约数里，到了玉井池，“池中有莲，

香远益清，为十丈莲”。张启元还到了宕影亭，“左凭绝谿，后倚峭石，三面开牖，濡灰饰壁，刻钱使君题莲诗于其内者”。张启元游览的其他景观还有石田洞口、吕公塘、仙人棚、万寿宫等，他认为各有其妙。

张启元循小路向北，“渡小涧，攀长葛，步危石，人不堪行，梯而上，履之有恂容者”，到了冠子峰。冠子峰有一个平台，据说当年孔子登临至此而望鲁国，所以也称“小鲁台”。张启元由此向北望，是漏丹峪，“内有五色石盆，即李犹龙炼丹炉也”。

由此而西，从间道入，为一线天，其顶有白云宫，宫前有金银山、小天门，东有藏经楼，与三官殿通，西有圣水泉，后有白云洞，“洞北两峰，其一如剑，其一干霄。有复石蟠踞而上者，如玉龙可望而不可即者，未详何峰也。”

历来名山上的佛寺、道院往往比较多，峰山久负盛名，早在秦汉时期就著称于世，因此有许多佛寺、道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佛寺、道院成了人文景观，结合秀美的自然景观，共同孕育了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当然，在张启元所在的年代，还没有人文景观的概念，对他形成强大吸引力的，还是峰山独特的自然景观。在《游峰山记》末尾，张启元一改前面平实、简约的笔法，施以浓墨重彩，描绘峰山一天之中气象万千的变化及山中四时的不同：“若乃初阳东杲，万山青红，夕鸟南飞，群木紫翠者，山中之朝暮也；烟柳缦丝，晚霞制锦，碧蛇飞

草，暮雁归芦者，山中之画图也；樵歌唱晚，牧笛惊霞，天风吟林，晓猿叫树者，山中之鼓吹也；桐花落尽，柏子烧残，闲中日长，静里天大者，山中之受用也……信雁初来，晓露欲滴；山寒苍骨，花出六奇者，则又山中之四时也。”没有登过峰山的人，读到这段描写，难免生出向往之情。

张启元根据登山经历而作的《游峰山记》，以平常视角，循自然行进路线，用移步换景笔法，娓娓道来。他的文笔生动传神、凝练自然，给人印象深刻。《游峰山记》无疑是一篇游记佳作，也是迄今为止，古人所作峰山游记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，也成为研究峰山历史文化宝贵的文献资料。

这样一篇游记佳作，在明代以来的游记类选本中却很少看到，因此不但《游峰山记》少为人知，知道张启元的人也比较少。